



# 悬崖边观“白鹤亮翅”

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陵



九月中旬的风带着初秋的清爽，年逾古稀的我在女儿陪伴下，踏上了一场交织着惬意与艰辛的旅程。从乐山大佛的庄严到峨眉山的雄奇，最后一站，我们向着心驰神往的白鹤滩水电站进发——那座被誉为“世界水电珠峰”的大国重器，藏在川滇（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家县）交界的深山里，正待我们揭开面纱。

## 1

难忘离开峨眉山的那个中午，连日奔波早已耗尽我的体力。为赶上前往攀枝花的班车，最后那段陡峭山路，我是被人抬着下山的。颠簸中望着女儿焦急的眼神，心中既愧疚又有暖意，好在及时赶上火车。卧铺上的短暂休息，像给疲惫的身体充满了电，当晚便抵达攀枝花。翌日天未亮，我们又踏上征程，出租车在蜿蜒山路间疾驰7小时，终于抵达云南省巧家县。

要见白鹤滩，必先到大寨镇。我们又马不停蹄再驱车1小时，窗外的风景渐渐换了模样：大寨镇背倚大药山，面朝金沙江，从江边到山顶海拔落差逾3000米。白鹤滩水电站筑起大坝，让“高峡出平湖”的盛景变为现实，也造就了“大山大水、大美大寨”的独特风光。我们落脚的王家湾移民安置区，顺山势逐级修建着青瓦白墙的联排别墅，层层叠叠；石板梯道顺着坡度铺展，将传统民居的韵味与现代安置区的规整巧妙融合，行走其间，仿佛触摸到新旧时光的交汇。

从安置区步行10分钟到大寨加油站，白鹤滩水库的波光已在眼前闪烁。加油站旁，是大寨人引以为傲的“千米小长城”——艾家村观景平台。站在垛口状的观景台上远眺，脚下Z字形公路如银蛇蜿蜒，远处金沙江碧波万顷，水库的浩渺烟波尽收眼底，山水相映间，尽是大坝造就的壮阔。

## 2

第三日是此行的重头戏，我们早早与向导碰面。这位当地土生土长的大哥，在大坝修建的12年间无数次往返川滇，对每一条山路都了如指掌。“保证让你们全方位地看够

大坝！”他的话语让我们安了心。车子行驶在盘山公路上，时而俯冲下山，时而盘旋向上，窗外的景致随海拔变换：山下是碧绿的江水，山腰是葱郁的林木，山顶则是开阔的天际线。

大寨镇属云南省，大坝对岸便是四川辖区。我在坝顶停车未能看到坝体，向导便提出钻坝体旁的隧道，那是施工时开凿的一条5公里长的施工通道，中间的腰洞可直通电厂发电的厂房区域。出隧道已至大坝下游，可大坝被大山遮挡了，无奈我们又驱车前往过江大桥，站在桥面向里望去，陡峭的山壁将大坝挡在身后。女儿攥着我的手轻声安慰，向导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忙说：“我们过江看看。”我不甘心就此错过，咬咬牙：“走！”

车子驶入四川侧隧道，跟云南的隧道一样，有腰洞通向大坝施工区。出了洞口便是大凉山，脚下发电厂进水口历历在目，就是不能见到坝体。向导说要看大坝全貌，就得到大寨镇的神树处。我们只好听从向导的安排，重新上车原路返回。一路上我们又几次下车想有所发现，可总是失望。

神树所在的山岗居高临下，旁侧便是大名鼎鼎的白鹤驿道。向导指着悬崖上的石痕介绍，古驿道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上万民夫用石凿手凿的原始方式，在百米绝壁上凿出运输通道，整整耗时9年才完工。后来金沙江航道因险滩废弃，古驿道也在水电站蓄水时被淹没，只留“安澜吉水”的摩崖石刻，诉说着百年前的艰辛。我们的脚下，是1992年当地人一锤一钎凿出的新驿道，称“慈航道”。长11.8公里的步道，最窄处仅50厘米，上面是刀削般的悬崖，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，每一步都得



白鹤滩水电站

小心翼翼。走到海拔1314米的网红打卡点时，视野突然变得开阔：白鹤滩水电站如一条巨龙锁在峡谷间，坝体勾勒出流畅的弧线，上游是平静如镜的库区，下游是蜿蜒奔腾的金沙江，“高峡出平湖”的震撼具象化在眼前。再往前到“一线天”观景处，向导说六七月泄洪时，江水从坝顶倾泻而下，如“银河落九天”般磅礴。

## 3

虽见到了全景，可前方一块突出的岩石挡了部分视野。向导见我未尽兴，便说：“我有一处秘密基地，可看见大坝全貌！”我和女儿顿时来了精神，三人临时组成“探险小队”，跟着向导钻进一条鲜有人行走的羊肠小道。山路湿滑，我腿脚不便，在下一道坎时没踩稳，重重地摔进了路边的红苕地里，幸好没有大碍。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，我忙拍掉身上的泥土笑着说：“没事！老骨头还硬朗，接着走！”

跟着向导继续下行，终于抵达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。向导从车上拿来锄头，平整出一小块立足之地。我扶着岩石探身一望，瞬间屏住了呼吸：此处正对着山体拐弯处，白鹤滩大坝的全貌毫无遮挡地铺展在眼前——弧形坝体如巨人的臂膀，稳稳揽住奔腾的金沙江！坝体上下游200米的落差清晰可见，上游碧波万顷，下游

河道狭窄，一阔一窄的对比，更显大坝的雄伟。女儿举着手机不停按快门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角度；我拿起望远镜，盯着坝体上的纹理、发电厂房的轮廓，喃喃道：“不虚此行！这辈子能亲眼见着这大坝，值了！”

当晚，我把拍得的大坝全景照发给亲朋好友，特意标注“此照珍贵”。这颗被大山环抱的“夜明珠”，因地形遮蔽，很难拍得正面照，我们能得见真容，全凭向导的热心与一丝“运气”。初见时我曾疑惑：“这大坝看着不大，怎会修了12年？”身临其境才懂，中国水电人要在悬崖峭壁间建起这座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、年均发电量超600亿千瓦时的“西电东送”核心工程，要攻克多少技术难关，付出多少日夜辛劳。

这场旅程，有抬下山的狼狈，有寻坝不得的焦虑，有摔进红苕地的小插曲，可当站在悬崖边望见大坝全貌的那一刻，所有艰辛都化作了感动与自豪。白鹤滩不是一座冰冷的大坝，是一代代建设者用汗水与智慧筑起的丰碑，是深山里闪耀的大国荣光！此行虽险，终得见“珠”，这份震撼与骄傲，足以温暖往后岁月。



# 又到柿子红了时

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安永

老家邻居老张发来微信，告诉我老家的柿子已完全熟透，并邀我回去品尝。同时还发来图片，望着图片里红彤彤的柿子，老家屋后那棵藏满乐趣的柿子树，瞬间浮现眼前。

老家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柿子树，记事起就一直屹立在屋后。每年霜降到来，寒风渐起，一些经不住风霜浸染的枫树、火炬树、黄连木等，开始从青翠慢慢变成黄色，再变成橙红色。我家那棵柿树也不例外，密密匝匝的叶子经不住寒风蹂躏，从高高的枝丫上片片飘下，最后剩下一串串红果子，光秃秃的格外显眼。寒风一起，枝丫轻晃，柿子相碰，发出“咚、咚、咚”的轻响。放眼望去，这幅鲜活的秋景，比水墨丹青画更加动人，成了山村最亮眼的一抹红。

“一溪屈曲与山随，要试跻攀脚未衰。隔岸人家西日外，数株红柿压疏篱。”柿子熟了，母亲最为忙碌。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播种的时节，母亲早早地催促父亲尽快忙完秋播和秋收，然后协助她收获柿子。在一个深秋的清晨，母亲在院子里大声呼喊：“大家快快起床，今天我们采摘柿子哟！”我们姊妹不约而同翻身起床，胡乱扒完早饭，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匆忙来到屋后的柿子树下。

那时候的我们分工很明确，离地面较近的柿子大都是父母用顶端绑着网兜的长竹竿钩下来，远端的柿子采摘自然落在我的肩上。采摘时，我找来一根长长的绳子拴住筐子并挎在肩上，然后如猿猴一般，手

脚并用，三两下就爬上高高的柿子树。我先伸手摘来一个表皮蒙着一层薄薄白霜、指尖触碰就能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绵软柿子，用嘴轻轻咬破柿皮，只听到“滋滋”一声，琼浆玉液般的柿汁便顺着食道滑入胃里。瞬间，汁液的香甜沁入心脾。然后，我选准一个枝杈，一手握住树枝，一手掐断果柄，麻利地将一个又一个大红果放入筐子里。当筐子装满后，我一手紧握绳端，一手护着绳子向下滑，小心翼翼地将盛满柿子的筐子准确地传递到父母跟前，接着又去寻找另一枝杈。

大半天工夫，大小不一的筐子里盛满了耀眼的大红果。正当我准备向树的最顶端攀爬时，母亲贴着我，手搭在额前挡着微微寒风望着我，声音里裹着些凉飘上来：“不上去摘了，顶端那些柿子留着。”望着地上大小筐子里盛满的柿子，我心里直犯嘀咕：顶端那么好的柿子，为啥要留着不采摘呢？

母亲不让采摘顶端柿子的秘密，直到寒冷的冬天才解开谜团。冬天到来，一场漫无征兆的大雪覆盖了树林、田野、村庄、沟壑、屋顶，我家屋后那棵高高的柿子树顶端上的柿子在风雪中尤为亮眼，一些被突如其来风雪吓得惊慌失措、无处觅食的飞鸟便成群结队地飞到我家屋后的柿子树上，在枝丫间活活地跳来跳去。它们挑选好一个柿子，用爪子紧紧地抓住表皮，用尖尖的小嘴慢悠悠地啄食起来，尽情地享受冬日里难得的盛宴。饱餐后的鸟儿们，一边扑扇着翅膀一边欢快地鸣叫着飞向远

方。傍晚时分，在雪光的映照下，还会看到花面狐、松鼠、田鼠、刺猬等小动物的身影，它们为了享受这一美餐，拼命地往树的顶端爬去。此情此景，我才终于明白当初母亲不让摘顶端柿子的良苦用心，原来她是为了给鸟兽们保留一份越冬的“救济粮”。

持家有道的母亲会很会打理柿子。她从采摘的柿子中挑选出熟透的柿子，用筐子装好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定会热情地拿出来招待他们。母亲为了延续柿子的食用时间，她将大量的柿子做成柿饼。我很偏爱母亲制作的柿饼，特别是表面上那层白霜，用舌头轻轻一舔，甜甜的果香味儿直击味蕾。咬上一口，甜糯无穷，唇齿留香。

母亲做的柿饼从不会独自享用，她用塑料袋装成若干小袋，吩咐父亲送给左邻右舍。剩余的柿饼母亲用大瓦罐密封起来，待到逢年过节时拿出来当作特别的点心。

柿饼不仅在老家堪称美食，还被视作一种治疗小孩咳嗽的偏方。乡民们把柿饼拿回家，架在灶火边慢烤，糖汁顺着焦褐的外表直往下淌，柿饼的甜香味儿混着柴火味从灶间飘出，挤出窗外，挽着冬日寒风的手臂悠闲地飘向远方。多年后，老家的邻居们见到我，攥着我的手说：“当年你娘做的柿饼，可缓解了我家的咳嗽哩！”

再次细看老张发来的照片，那些在寒风中摇曳的柿子宛如一盏盏红灯笼，那一抹红，正是母亲藏在枝丫间熨帖人心的温暖。

